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六十七

明　蜀南張　岱著

余趙吳傳沈艾劉列傳

余懋學直隸婺源人隆慶戊辰進士授撫州府推官勦巨寇有功召拜南戶科給事中時江陵相獻白燕蓮花頌於朝懋學念　上方憂旱下詔罪己與百官共圖修禳而以祥瑞進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又守備京中貴人信積甚臺省劾之不能動懋學盡列其罪

狀而得罷中貴人京師震動江陵挾主弄權陰排異己懋學奮以執政意所鬪一切以操切苛辨承之如國體何遂以五事上一存敦大二親謇諤三慎名器四戒紛更五防諛佞言甚剴切江陵銜之次骨取中旨斥爲民懋學怡然出都不之顧江陵恐中以奇禍聞下傅御史應禎疏置獄訊冀其詞及懋學應禎備五毒竟不忍誣服復以撫州民爭絲絹賦而鬨以激變歸罪懋學移書撫按坐之罪撫按指天自誓不肯

從而筠而解之乃得光明年借京察削諸言事者籍
而窮名其中聞永綱之又明年江陵死奸狀悉露上
以詔官還言事者十一人而懋學爲冠於是懋學意
益發抒直言慨慷書無慮幾上頃晉南尚璽卿是時
人人自喜爭以言爲快而廟議稍壓薄之懋學恐漸
致壅蔽乃列爲十處上之爲執事者得必居功而失
則歸咎因之雜同諉上之處受官公家而因以爲市
同招權之處已不受言而苛求於上同歸疾之處敢

於拂天子而難於忤要人曰雷同之蠹逆距言者而銷其氣曰阻塞之蠹倒置是非曰欺罔之蠹好勝不已而忿爭忿爭不已而黨比曰爭勝之蠹結歡要津媚悅近習曰詇倖之蠹自負時流息於表異不觸而撞擊無疾而呻唫曰乖戾之蠹後言皆驗而亦以好言事不諧於時留尚寶者二載留都數舊及衛士皆憚晉太僕少卿司農請馬直支邊費懋學同寺無馬矣而又去其直一旦緩急何以應之持不與尋遷南

通政使明年轉北抵京會臨洮失事當事主和戎忠閣遺驚邊虜恃千金居閒寄封事兩家甚媟慹學廉得狀立召而庭撲之逐以問朝士摺慹學不愧納書尋遷南少司寇改南戶部兼僉都御史總督政再轉工部侍郎攝司空事罷中貴無藝之供以百千計歷三載將參續而忌者以老論罷之歸里五年以疾卒訃聞贈工部尚書予祭葬蔭一子入監讀書

趙用賢直隸常熟人隆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簡

討論并　神宗踐祚用賢爲史官長貳登局議論風
發突兀班行中人望而識之江陵奪情用賢與編修
吳中行部郎艾穆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先後上疏杖
闕下削籍歸里江陵威權日盛人謂禍且不測用賢
闔門誦讀意氣自如用賢有女許御史吳之彥之子
鎮之彥懼禍及坐鎮於其弟下曰婢子也用以李用
賢用賢遂幣絕之壬午江陵敗　上思言者亟召用
賢等十一人時江陵舊人猶布滿九列見用賢等數

起用閒不能無內懟且忌僉都御史李植江東之亦欲攻江陵擢用不快於政府速章僈之新安相許國大怒遂援臂攻江李而疏中所謂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罔負以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務上行私者蓋専指用賢等也賢於是抗疏請罷極言朋黨之說漢宋小人所以去君子而空人國者慮開讒賊之端遏仁賢之路將振僈之私淆是非之公長諂諛之風柔壅蔽之漸具詞甚辯而直忌者無

以難益深恨之太倉相王錫爵亦以忤江陵起甫入朝上八不平之疏力攻江李其意亦常在用賢等相與爲難用賢知必不見容力請假南歸萬曆十五年遂以詹事府少詹視國子監事明年陞南禮部右侍郎時趙南星爲吏部郎中抗論時事謂不當以留署閒局委棄用賢朝堂爲之大閧銑事雖遂給事部署之右用賢者終不得已而召用之賢十九年始以禮部右侍郎自南徂北時太倉再相有三王並封之命用

賢極論其不可且曰錫爵初至之日慨然以冊立為第一事引而身任之乃御札之密封揭帖之獨進閣臣禮部咸不與知一旦諭從中出道路籍籍謂錫爵有密告致成此舉數千里應召而來曾未浹月踰旬而已蒙不避之疑錫爵之心亦豈能安於此哉疏上事得寢二十一年陞吏部左侍郎用賢與司官顧憲成辨論人才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物望附之用賢所與絕婚吳之彥者遣其子飛章訐之下所司勘議朝

議左袒之彥殫用覽遂以此事援疾歸里二十四年卒於家用賢孝友誠信、公忠強直見事不平輒攘臂以起、受杖之日、刲股肉如掌陳大人腊而藏之用賢意有所不可、嚼齒奮臂、輒從容奉檳進曰、公且休矣盍亦為除腊地乎、用賢為之歛容歎息、而卒莫能改也生平強學好問老而彌篤午夜擁書夾案燃巨燭照戶洞然、每至達旦、其為文博達詳贍、尤長於奏議書牘、有文集若干卷、既并撰三吳文獻志、國朝典章、

固辭錄木紀而卒子孫以治命不敢請卹後謚文毅

吳中行武進籍宜興人隆慶辛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養病丁丑除原官江陵奪情中行力陳其不可廷杖為民癸未起原官歷官諭德充經筵日講乙酉請告回籍癸巳陞侍讀學士掌南翰林院事仍請告在籍尋卒賜諭祭辛丑贈令直大夫

傅應禎邑南人隆慶辛未進士授楚零陵令有巨魁出沒洞庭知者莫敢詰禎以計擒其巨魁衆椒駭散

祈陽巨村風為蕭賊所苦國子生李新欲訴之官賊反陷以重辟往返十餘年莫能決禎一日決之抵賊死尋調溧水改知零陵乙亥召拜河南道御史時江陵當國禎上疏言三事其一曰常存敬畏以純君德如雷震端門鴟吻地震京師各省未聞發一詔回天意豈天變不足畏乎太監抽分係正統間暫行然先帝納李芳言一切停止而　陛下欲放中朝失德故事豈祖宗不足法乎戶科給事中朱東光徵言傷

時非折檻解衣者流留中不報豈人言不足恤乎此三不足吳安石所以誤宋此不可為明鏡邪其二曰請蠲賦稅以蘇民困隆慶二年至四年免三徵七乃差戶部秋糧夏麥禮部藥材兵部船價工部料銀江防海防軍餉之類朝廷責巡撫巡撫責監司監司責郡邑桁楊載道干動天和誠非細故宜下詔非係侵欺者悉與豁除其中如蒼朮班竹四司銀料可蠲者蠲之可減者減之若是而民困未蘇天變未除請梟

臣銜首以為欺罔之戒其三司敘用言臣以闡忠讜
陛下登極召用石星等臣陳緯冠乃給事趙參魯紀
中消而降為典史余懋學陳五事而禁錮終身其他
如胡執禮裴應章侯于趙趙渙等言或大或小或輕
或重悉置不問如　陛下初政何臣愚以為如參魯
懋學並宜錄用為言臣勸倘臣言行即潤歸鑊所甘
心為疏入江陵大怒謂以王安石語侵己擬旨遣禎
詔獄拷訊五毒備至時親知辟匿戶科給事中徐貞

明聞而披髮徒步前闕獄門護禎而御史李禎喬巖亦至後詔詰三人至獄者貞明曰傅應禎直臣也臣知其無罪故往問之無他意　上怒落三人職二級調外任天下壯之尋得詔赴禎定海衛戍終日禎喜曰臣無生理　主上猶待以不死使得飢餓海上臣老死矣慨禎至海上諸市井小民進道路禎曰吾常恭裕宿逋而活我小民者耶爭出居之禎遣子弟從學者甚衆椎屏跡鑄局不與聞外事癸未　上因御

史孫繼光言起禎予故官禎七月入都門時仲秋上方戒明閣壽宮會薊遼火光異常禎上疏凡駕行內多簡遷大計 上優詔答之禎閱月求南遂陞南大理寺丞出都門揚厲海內知名士三十七人後俱大用未幾閱卒後贈官大理寺少卿

沈思孝嘉興人隆慶戊辰進士辛未始謁選銓曹高新鄭以內閣攬銓事奇思孝貌令所知諭意同暫留曹郎行為臺省地思孝曰職宜令靜而須備禺事時

粵制府為江陵私人以賄聞一日檄諧富人之外國權子母錢為幕府費思孝曰是穽富民且引賊入室也不可又聽豪家設令縣開海口山可得稅數千思孝復思是必搖諸朽骨而後可臧死不爲制府俱不能難仍尉薦之思孝方以卓異名聞事有忌者進讒制府曰沈令強項尒不藉令高踞臺省乃公事去矣制府密奏中之易工科授刑部主事丁丑江陵奪情思孝與艾穆上疏力爭詔廷杖八十戍神電衛把摠

赴遣諭六年賜環有說者曰茂苑風槩大公在堂猶委蛇亦臣子天性思孝憤而起曰乃公以一死博富貴耶入都會御史丁此呂發科場事楊冢宰疏此呂妄言思孝又與之爭而浙有波及吳趙二太史江李兩侍御者思孝念曰江陵雖往遺氣猶熾耶王妻江入朝時望收屬一日致書并諭思孝聲頭曰爲言介主與我同仇何如吳趙二子思孝復書曰不佞寧負相公終不敢賣友負國以故諸保江陵及保大峪山

者俱不署名於是下石者紛起思孝遂歸京兆從南
同卿在同卿又疏旁寨不宜論海忠介及三進士罷
官事即請告歸、數年起副都御史巡撫三秦寧夏
變起時總督有所屬遂調中州不赴招趣者再思孝
同不能三秦何有中州晉大理卿駁閣部金獄事部
故司讚張誠嬖人思孝不為動推陞刑部侍郎 上
用諧者晉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協理戎政疏減羊
絨又止盔甲之請省金錢亡筭又廷爭日本封貢及

丁忝知計事皆與當事者左遂由兵部乞歸里居十餘年杜門不出年七十卒思孝通籍三十年所至轂與人角或謂思孝負雄才如粵彈亂兵呼吸間纓塲筭謚京兆三案成政恢恢進刃有餘紀者尚肯稍落時廹興之不可柰不可幾何惟是晚而遇主初推刑部 上用陪者閣部以請 上曰思孝以都僉事與刑部左不宜往事考察事 上曰未湆公論辭京堂閣挑才猷素著 上改用忠猷懋著乞 歸詔病痊

起用毋奉溫綸旨出自中降以狂戇之臣乃受上
特知如此
艾穆楚平江人隆慶戊辰進士江陵習穆才名欲以
語動房中書僕處之使客諭意穆辭客曰此奔走不
得者無乃左乎穆曰艾生有骨不敢不自愛客失意
去未幾轉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慮囚陝西時有嚴旨
決囚不滿數且有重罰穆行私念曰此酷政不可從
與巡按議止決二人巡按動色曰如嚴旨何穆曰是

在我〻終不以人臆命博一官竟决二人歸而報命謁內閣江陵戚氣相向如明肯何獨曰 上沖年廣好生德正所以佐相公平明之政尊肯也非忤也若一官又置之矣撫而退越二年江陵奪情獨與沈思孝等上疏論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怒翌日廷杖獨及思孝各八十獨竊戍而涼江陵語人曰他論我猶可即分宜未有問里操戈者我今不得比分宜矣深恨之而涼之行艱苦萬狀蒙 上賜環積官至都察

院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攜事不肯加兵為當事所劾
遂落職歸里未幾以疾卒
劉臺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萬曆初年授江西道御
史時江陵當國御史傅應禎以三不足之說責備居
正 上震怒下吏拷訊謫戍極邊臺復上疏劾奏居
正專擅威福引用張四維張瀚為植黨居正怒甚見
上辭政伏地下不肯起 上為下御座手掖之 上
亦怒甚詔下臺獄廷杖之百遠戍之居正復陽為解

免令職還里家居數年江陵恨之未釋會安福守樂
所舍人謝燿訐奏臺凌暴從下撫按問居正移書都
御史王宗載坐以侵盜還餉追贓拷掠備至誣奏謫
戍潯州竟卒居正敗贈少祿寺少卿廕一子
石屬書曰以江陵之威力控制一二言官政如泰山
壓卵無不糜爛乃又有石壓筍斜出如七君子之閒
不畏死者亦錚錚為天下之奇男子矣嗟乎江陵防
口如川乃決壞穿堤水勢奔騰畢達其性江陵雖忮

其亦柰之何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二

明　餘南張　岱著

國本建言諸臣總論

余嘗讀史記留侯世家有招商山四皓為安太子之事蓋此時留侯雖為呂澤所要原未嘗自任為畫安太子之計四皓亦未嘗為安太子而來漢高亦不知四先生為安太子之人其間機𣪠皆用之於虛空倘恍之間兩下針鋒一時湊合太子已定功績已收留

侯曰此難以口舌爭真正其難以口舌爭也　神宗皇帝原無廢長立庶之心其所遲疑猶與者為鉤弋夫人賤而蚤死正宮茂年侯其誕生太子不立長而立嫡耳故每託故待時不肯決斷蓋俟太子耳非廢太子也使后一生子有立嫡之正而更無廢長之名此　神宗所以慎重意也乃廷臣遂視皇長子為奇貨可居群然蠭起各各自任吾為羽翼太子之人日日進言為羽翼太子之事　神宗厭之恨之所以

有言官半年不來聒擾、即行册立之事、至再至三、用以搪抵衆說、蓋其意固有在也、則是 神廟時太子特未立耳、太子未嘗不安、而諸臣日以安太子為事、日以安太子為言、日以安太子為他日功名富貴之計、濟濟多士無不為四皓衣冠矣、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迨後羽翼之局一變而為妖書、再變而為呪咀、再變而為挺擊、踵事增華、變本加厲、幾釀成一漢世巫蠱之禍、則 光廟之危亦危於戾太子之傅

望矣借國家無影之事大開疑釁以自立功名其言雖正其心則可誅也貿小兒於百尺之淵而故作一顛危之狀乃力為扶掖而使小兒德我則亦使小兒德之可也

王家屏大同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以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吏部右侍郎萬曆乙酉召入內閣五月召對煖閣議處章奏扈駕視壽宮賜織金飛魚羅金挪瓢諸物至大峪山召對幄次丙戌以風霾條上數事請

覓抔柚械型器罷水田　上嘉納之是歲以丁艱歸當推閣臣　上不允虛席以待比禫除手詔遣行人即其家召之入朝三月未得謁見值萬壽節乃上疏曰臣入京踰三月矣尚未獲一瞻天表奉玉音臣惟堂陛之交惟有朝講軍國之政惟有章疏今朝講久輟典禮並廢矣聖壽届期捧表入賀者雲集尚可端居大內不一出乎章疏頻留綱紀漸弛矣皇儲虛位上書力請者踵次尚可留疏禁中不蚤定乎臣願早

臨朝宁無違祝聖之期畢發封章前下建儲之議
上覽疏感動為再御門始面恩　上曰屬久之庚寅
元日召對毓德宮家屏等以冊立東宮係宗社大計
請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
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大使
出家屏等復請曰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
今日　上頷之家屏等出　上命司禮監再召進宮
使見皇子家屏等奏皇長子天表岐嶷社稷之福宜

及時豫教　上曰朕知之家屏等出四月以災異上
疏自列罪狀冀賜罷歸得俞旨留之後上疏曰　皇
上靜攝之旨屢形傳諭臣子之心豈能自安幸而
聖體康豫而不能朝夕獻替導主德於緝熙即或
聖體違和而不能左右調護保聖躬於元吉此臣之
夙夜憂懼者一也皇太子冲齡中外繫心國本莫定
群情危疑此臣之夙夜憂懼者二也禁庭深密之中
侍從僕御之事喜怒過當則聖性累其和平訶責太

嚴則群小震於摧壓此臣之夙夜憂懼者三也臣抱此憂懼之衷無潰危急之會揣循才力既不能有濟於時積累精誠又無由感通於上此臣所以内愧尸素不能頃刻自安者疏入不報已乃以册立事諸司疏章累百上益厭之一日文書官李浚口傳諭旨如科道等官不來瀆擾便於明冬册立如再來煩瀆直待十五歲册立從上疏云臣從奉諭旨竊幸元良之建斷自宸衷册立之舉准於來歲臣當喜色以

歎傳諸臣亦當詆指而拱俟矣第恐口傳天語宣布未周不如親發綸音播告尤速謹擬傳帖一道伏望裁發施行所有再來瀆擾直待十五歲之說容臣默示聖意戒諭諸臣似未可入之傳帖遂擬帖附後入奏慶不得請即令閤門吏馳報禮科禮部後出衆傳旨云扎子不必用而科部回話疏已入矣上雖不懌然止奪科部俸而儲議遂決自是廷中無復言建儲者明年八月主事張有德以造辦錢粮請上震怒

罪有德責輔臣附和改冊期遲三年已而侍郎黃鳳
翔以忤旨放歸言官羅大紘鍾羽正等並以爭議冊
期蒙譴科臣李獻可等又以請豫教降罰乃封還御
批力請寛宥其疏云獻可等輕冐臣等何敢僭爲解
釋但疏稱冊立之典可以少緩而待來年諭教之期
不可少停而虛今日則其意乃在請諭教非請冊立
也乞憫狂愚特從矜宥疏入未報會有申救獻可者
皆獲重譴復上疏曰頃科臣李獻可等降罰之旨臣

不揣封還揭請未允而諸臣申救者又已得罪兩日之內嚴旨疊出奪俸謫官投荒削籍甚之廷杖雷霆橫擊風日淒陰原其釁端則自臣揭救獻可始是臣惜愕々之一士而反累濟々之多臣爭降罰之輕刑而反構放逐之重譴也望 皇上將臣特賜罷免以示首事之懲仍召還降謫諸臣以釋株連之累不報又上疏云臣遭遇聖明具員輔弼既不能婉導密視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乾綱將壞之

樞曠職瘝官久當退避所以逡巡未去徒以被恩高厚耄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忠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廟饗不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大計臨朝不報大馬徵試不能感回天意已見於此矣至於升儲大典九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惟殷冊立之期或可少待而豫教之舉委宜蚤圖科臣所言未為差謬譏訶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宮闈之譏搆交作循省虛庸終慙匡救若復依違

保祿洪恩苟容死且有餘戮焉頑丞賜環歸俾全曉節上諭留疏再上有旨放歸至疏辭有云情依〻而戀主頻四棄婦之頭心懺〻以憂時擴灑孤臣之涕至辛丑東宮遂建家屏聞之喜曰聖主如天四時寒燠自有節序老臣𧨏矣為齋沐表賀　上遣行人持羊酒銀幣存問官其子為中書舍人癸卯病夢與馬文莊詠獻芹曝詩覺能舉其句及病甚寤語皆公家事也訃聞上為震悼賜祭塟諡文端

許國歙縣人兒時病七日不寤而蘇又戲墮湾池得出贈公心奇之謂再免於厄貴徵也嘉靖辛酉舉南畿鄉試第一寓宛陵山寺有兩青鳥飛鳴其前僧言此碧雞也相傳唐李翰林自蜀攜來者我明惟舒梓溪狀元一見因出所藏繪圖示之為賦碧雞篇乙丑舉會試第七選庶吉士隆慶改元授簡討賜一品服使朝鮮適國王新薨河城君昖攝郊迎禮國以昖未嗣位不許國人懇請乃許之使軺所至觀風覽勝有

皇華集諸作迄今為其國人所傳誦　神宗踐祚國
充經筵日講記事獻規　上每悚聽手書責難陳善
四大字賜之戊寅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已擢詹事府
正詹事尋陞禮部右侍郎癸未拜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己丑主考會試以會稽陶望齡為會元士林
服其衡鑒居政府九年代祀先師孔子者二分獻南
北郊者三誥贈任子者四其他以扈駕閱工應制賜
蟒玉銀幣諸恩數不可勝記國亦感激　上眷知孜

孜以獻替為己任初有摘科場語侵大臣者國請辨邪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之淆亂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又言大臣猶樞柄也宜取其勁節畧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宜導之疏通息其風浪時以為名言國在位久患者彌衆數交章詆之每疏辨輒自劾免　上特嘉其忠讜讜言者國曰留臣讜言者是速臣去也則復救言者往往得解臨洮之變首欲輔俟幽王四巢專力以制火

爾國憤欵酋助逆則欲並剿以圖大創又嘗言戈矛不在敵國而在簟軼安攘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其持論慷慨引大義類此并儲之議自庚寅元日 上召見閣臣於毓德宮擁皇長子膝前命閣臣諦視諭所以保愛之旨而是冬國以三事進規其一冊立深以不得所請爲懟疏留不下衆閒請於 上有詔明年春舉行冊立戒群臣勿譁方靜以待命而主事張有德之疏上矣 上果不悅遣中使詰輔臣奈何與郎

署小臣比國以是不自安旬日而上書乞休者五上重違其志予告給傳以歸則與二三耆舊徜徉山水間所至易村醪市脯與田夫漁父接席相飲啖置往事不啻遺跡然燕居深念未嘗不以國事為憂及聞太倉力請豫教而始一色喜猶鰓鰓慮後事曰吾卜其始矣未卜其終也未幾仁聖皇太后升遐哭臨於斗山書院山高風烈一再宿中寒以歸遂不起
國貌溫氣和襟宇沖曠與人處若谿若谷靡所不涵

納而其中介然有以自守方在館局甚為江陵所器重江陵父病朝紳醵禱國獨不往尋以奪情留任或露章攻之國特削牘藏袖中詣其第勸以行服即見忤終不以其故告人也南中司成缺江陵問願否曰賢關重地祭酒尊官懼不任耳敢云不願既之留雍資當遷者數矣而不及或怪問故曰資亦命也至再則曰俸宜爾也其深厚不伐如此訃聞 上為輟朝一日贈太保謚文穆

申時行吳縣人嘉靖壬戌舉進士第一人爲翰林院修撰祖從外家姓爲徐久而後復之在館中與同年王錫爵善行誼樹立相勗也初以王父憂歸服除補故官久之副順天試事遷左中允充經筵日講官進左諭德兼侍讀預修 世穆兩朝實錄進少詹事再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學士是時江陵奪情事起以建言廷杖者五人與王錫爵請解於江陵不能得乃客諫於緹帥爲之地時、餽橐饘焉戊寅晉吏部

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與機務宗室宸涼等六百
餘人以擅婚互訐 上坐文華殿猝召閣臣入面奏
舊制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撫臣覈寔以聞禮部題
給封號許成婚如未覆請而婚者生子女不得封此
六百餘人皆應奪但封於嘉靖二十八年弟在例前
念其年遠人衆惟 上恩之俾及寬政 上深然之
滿三品考晉禮部尚書庚辰主會試淮揚災撫臣議
開墾時行謂流移多則服田者少欲舍已成之田墾

積荒之地必至驅見在之人而流移矣且彼最苦者班軍班價班軍一歲畨上而耗伍二三班價一歲併征而扣粮八九衛所無羨丁而多重役月粮無見支而有出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無流亡不可得也漕撫乃具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一江陵病大臣為醮醮閣中典籍以言時行執不可已居正病劇大臣復有醮者時行笑曰是再醮矣居正聞之恚尋卒蒲州代之曰狼藉之餘要在芟刈時行應之曰肅殺之後

必有陽春人以此一言定二人相業會皇長子生乃與蒲州盡取諸司所擬寬條損益之如緩征徭恤災荒酌郵傳平刑獄罷工作一切以寬大行之而蠲新税不蠲舊逋俾人霑寔惠而奸民不得濫免江陵雖逝其黨間隙思騁相與搆釁時行慨然起曰吾尚可以默乎乃盡發馮保徐爵諸人與外廷表裏為奸狀諸言者繼之 上命擬旨下爵詔獄論死安置馮保籍其家復疏請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人皆起為

題官而言者氣始張來幾有魏允貞者以其子用懋登第為言第請覆試而已不以一語侵之頃且置之要秩朝士無不稱其度量江陵沒有議復遼府者持不可謂　皇考懲惡之大典不可變親藩覬覦之大釁不可開已毀之府第營繕不貲既廢之親王支給靡繼竟擬旨寢之時　上幸兵仗局因令內監勝兵者肄習或言先朝有內教場演武者於是選內監二千餘人畧如三營法練之即上疏切諫會部臣董基

以諫謾乃傳語大璫云此事屬在內廷諸人環甲荷戈未明而進設有奸宄竊間闌入外廷不及聞宿衛不得入公等何以待之此莫大之憂也諸大璫聞之咋指以閣臣言力奏止之是秋皇長子已五齡而儲位未建約同官於歲首合疏以請疏曰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自元子誕生五年於茲矣即今麟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於此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歲孝宗以六歲武宗以一歲成憲

具在惟　皇上以今春月吉旦勅下禮部畢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　上諭以元子孱弱少俟二三年舉行時行又言元子五齡即未甚壯方之宣孝而朝寔以過期即冊立大典亦無甚重勞不過於宮中一受冊文華殿一受朝已耳　上報語溫然無他意而廷臣不勝過計迫欲得之　上寖不能堪而意復逡巡矣　上輟講久時行上言　高皇帝經營草昧備極勤勞日與儒臣講易書大學論語春秋已七十猶

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　世宗經筵日講外復講
太學衍義頗　皇上以二祖為法隨撿閣中故牘得
高皇帝御筆敕諭詩文共七十六道裝演呈覽因言
望　皇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　聖祖之精蘊於降
著存之憲法　聖祖之憂勤　上忻然納之中貴張
鯨攬東廠勢漸蓄異謀乃與婁東訐曰此禍本也謀
合力驅之咨揭再上置不問御史馬象乾以彈章見
格蹤劾鯨並侵三輔臣　上怒置之理時行申救得

從薄罰庚寅元旦　上御毓德宮召四輔入　上手示評事雒于仁疏怒其語戇欲加重譴力為解釋時行即以册立豫教請　上曰皇長子倫序自定須其稍壯行之因命皇長子出見明日上疏曰皇長子倫序已定今　皇上内斷於心外廷未知臣等雖承面命海内未知惟亟下明詔使天下知　皇上篤於愛子不出臣下之仰贊而出於淵衷　皇上重於升儲不繇外廷之陳請而繇於特詔何盛如之疏入不報

累朝實録成晉秩少師會有攻之者遂乞歸先後凡二十七疏　上親撰勅獎之且命冢宰率九卿趣出不得已以寬假請而言者復不已時新安許國言册立事以去就爭語過激　上意不懌允其歸時行密揭匡已在告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故事閣臣密揭不發科而是揭與諸疏同發給事中羅大紘等力攻之乃請與國同罷以謝言者　上知其不可挽命給驛護送仍加賜銀幣以寵其行歸三年皇長子出閣講學

至辛丑升儲禮成聞之喜曰老臣一念酬矣特為表賀 上念調護功遣官存問手勅曰卿等贊襄密勿輔朕有年前屢有疏揭勸朕立儲朕志已定待期舉行但因賣直沽名之輩屢來激阻故從延緩知卿等忠言至計尚鬱於懷今元子氣體充盈學業精進已冊立為皇太子冠婚並舉國本已定慶溢宮廷念卿等家居繫心良切茲特遣官齎勅存問以示優眷卿其加餐自愛特諭知之後以皇孫覃慶再荷存問

時年八十 上遣使褒其齒德勳勞敕使及門而逝
訃聞祭葬如例賜謚文定
王錫爵太倉州人十二入州校戊午試南畿魁其經
壬戌禮部舉首廷對賜進士第二人授編修己巳陞
南國子司業明年轉右中允掌南翰林院事 神宗
御極充 穆廟實錄副總裁八月陞國子監祭酒除
上監規行國子積分法丁丑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
陵奪情事起趙用賢吳中行共疏劾禍叵測約秩宗

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不見錫爵徑造喪所江陵憤憤語無倫次錫爵曰相公為社稷吾輩亦為綱常何必深罪時論壯之江陵予假歸葬奉旨三月還朝僚者輒疏請即召使邀署名列上叱曰此何事而以浣我為竟投筆起隨請歸省客曰相君不有父而君故省父得毋形若短乎錫爵曰吾自知吾父不知有相君也於是竟請告歸歸即杜門却軌口不挂人間事未幾江陵敗人爭搏擊為名高乃侵持平其閒

寓書朝貴同江陵相業僕始終不以為非獨恨其於

知人一着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力為調停如國

體何壬午丁艱　上賜祭葬服除　上以禮部尚書

召入閣辦事丙戌主會試考丁亥重修大明會典成

進階一級再疏力辭蓋入都時首以朝廷恩澤士

大夫重廉恥為第一義當是時國本未定御史馬象

乾給事中李沂相繼疏論　上震怒賴力解得薄譴

庚寅元日召輔臣入　上手攤皇長子令就視而出

評事雒于仁疏欲下之獄進而前曰于仁誠有罪第
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為訕上而以為納
忠　皇上之法人不知為治狂而以為拒諫　上意
頓釋因以计儲視朝請　上首肯之明日忽奉御札
以册立豫教分為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群臣之請
為離間先後疏凡六上乃得過十歲大典並舉之旨
因謂同官曰聖意無他止以册立太子不宜自臣下
發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耳礦稅起　上遣閹臣

力陳其非便一召礦賊二費多得不償失三官隸驛騷四示國匱形令四疆得窺深淺非莫事得中輟會以母病請得予歸省既去而閣揆之役迄不可止矣瀕行疏祈　上止酒遠色以調聖躬抑火戒怒以寛左右舉朝講召對之儀昭祀天享廟之禮除額進加進之例録建言廢棄之臣皆一時至計既歸屢旨趨召七辭不允癸巳入朝　上嘉悦召見便殿諭曰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對曰臣正恐忠孝兩虧耳

遂密疏請建東宮曰前者冊典並行而輒為小臣激聒所阻　皇上親發大信定以二十一年舉行於是群嚚寂然蓋皆知成命在上有所恃而無虞也倘春令過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復何名而又緩伏之降諭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於人謀　上報云祖訓重立嫡皇后年少倘後有出是二儲也今將王子並封王數年後皇后無出再行冊立錫爵復疏曰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

馬皇后養之唐玄宗取楊良娣子命王皇后養之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為子與其曠日持久待將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臣謹遵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尚望 皇上三思臣言俯從後議以全恩義以服人心 上竟用前諭工部郎中岳元聲禮部郎中顧允成張納陛聯名上奏言 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太后亦政青年莊皇帝不設為未然事以誤大計疏入刑科王如堅

光祿丞朱維京疏繼上曰 皇上念及中宮良享顧中宮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冊元子自當避位何嫌何疑今以將來未期之事格現在已成之命恐中宮聞之亦有不安者 上以手札諭錫爵錫爵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如旨擬勅難以厭中外之人心岳元聲與顧允成曾鳳儀等十餘人面詰錫爵於朝房錫爵色甚厲元聲曰閣下柰何誤引親王入繼之文為儲宮侍嫡之例鳳儀語少遜元聲厲聲呵之曰

曾員外不知祖訓錫爵容齋衆欲出元聲曰大事未
定奈何出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當以廷臣相迫
告之　皇上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
請即以元聲爲首狀戊惟命錫爵唯唯庶吉士李騰
芳上書錫爵曰聖明在上議者俱爲杞憂以公苦心
疑爲集菀此皆妄也但聞古賢豪將與立權謀之事
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則不難晦其跡於一時
而終可皎然於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

册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壞公事睽公功而罪公為尸誅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讀訖爽然曰諸公詈我〻無以自明如予言我受教但我每揭皆手書秘跡甚明也滕芳曰揭帖手書人何繇知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乎錫爵默然良久復曰古人

留侯鄴侯皆以權勝騰芳曰鄴侯不欲以建寧為元帥而咏摘瓜詩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私議家事恐　上皇不安而遲廣平為太子別是一則然建寧之死胎此矣若予身以強諫為無益而招到四皓有似行權然未嘗請太子與趙王並封且行權必大費人委曲宛轉或立語而殺或默然而定若需之數年更以他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次錫爵不覺泣下翌日上疏自劾三誤不允二月錫爵復疏卅

立　上命三子俱停封錫爵復疏爭之畧曰　皇上
旋止封王之命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聖王從
善轉圜之盛德顧臣私憂過計去年之命既改於今
日則焉知今年之命不改於他日夫人情惟無疑則
已疑心一生則將究及宮闈之隱情慮及千萬世之
流禍復曰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傅從來所未聞
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
上不允復降顧允成張納陛於外八月錫爵以星變

言天以　皇上為子　皇上以太子為子天子之象
帝皇太子之象前星方今襍彗第一義莫如冊立
上慈容之十一月　上御煖閣召輔臣王錫爵錫爵
叩頭力請建儲　上允明年出閣講學尋又傳諭皇
長子皇三子齡歲相等欲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奏
皇上有子而均愛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
廷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大抵
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以皇長子之太遲則皇三子之

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聖心又悔矣甲午二
月皇長子出閣講學五月錫爵八疏乞休許之上
御筆手敕云朕之不違有累於卿又知卿有去志屢
、懇辭特壯暫輟閣務扶親歸省着馳驛去抵家數
月太夫人以大耋終遣官賜札賜賻予祭葬是冬以
册立禮成遣官存問賜手勑丁未復召輔政加少保
遣官敦趣入朝病不能赴庚戌年卒享年七十有七
予祭葬賜謚文肅

石匱書曰、王文端、許文穆、申文定、王文肅、以綺里衣冠、羽翼太子、要請册立、終不見用、神廟可謂孤行其意矣、然以如意母子、近在肘腋、而孝惠孱弱、終得以不易者、不可謂非四老之力也、追後正位青宮、上于勅報聞、蓋漢高之見懾四皓於心終不忘耳久之、時文定在告不知之言、文肅三王並封之揭、大不理於多口矣、以視王山陰許新安何如哉、然相臣與諫官異、委曲調護、煞有深心、不可以張良之婉諷、不

如周昌獨諫也

岳元聲搞李八萬曆癸未進士為工部郎中時三王並封議起元聲上疏力爭　上大怒以輔臣解得寛旨而並封前旨未收元聲率諸言官直至朝房面詰錫爵請以元聲為首列名再疏狀成惟命錫爵曰初意皇長子出閣講學與三子五子等威亦自有別元聲曰等威儀曹事非宰相事錫爵唯唯翌日錫爵上疏自劾三誤　上報俱不必封元聲復上書錫爵謂

非有擁立之顯功斷不足以贖虛儲之𡨚罪於是錫爵復上書争之并以豫教為言　上雖不允而儲位是此大定本元聲力也士何關白封貢廷議不決元聲凡三疏復忤樞臣竟落職歸里　熹宗踐祚起太僕寺卿歷陞南少司馬值逆璫魏忠賢肆惡無忌元聲草疏呈大司馬陳道亨合上之致觸兇鋒矯旨削奪崇禎元年復原官元聲感事懷憤於西湖孤山之巔築石室勒楊左高魏繆李黃三周諸君子之名以

志不朽亡何病卒贈官祭葬如例
顧允成無錫人萬曆癸未進士以母病歸丙戌廷對時　上册鄭貴妃允成射策數千言直陳貴妃事不少諱讀卷官驚怖其言欲置之允成退而自傷此言不得達　上即達　上死不恨也海忠介為房寰所螫廷臣不發一語允成論寰七罪執政惡之削籍歸屢經剡薦久之起南康府教授以太安人春秋高力請終養尋丁母憂再起保定府教授陞國子監博士

癸巳晉禮部儀制司主事會詔並封三王允成慨然曰此吾職掌宗社安危在此舉矣遂與岳元聲張納陛合疏極言之其畧曰本月二十五日 皇上出寄札付元輔王錫爵臣等不知札中何語竊計得君如元輔眷元輔如 皇上當早定國本必不遲迴冊立以負祖宗在天之靈次早乃接 聖諭元子與皇三子五子一併封王臣等不能無疑及聞人言封王之諭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即次輔趙志皐張位不聞而

禮臣羅萬化科臣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皆至錫爵
邸並不得面乃知今日之事 皇上僅以錫爵一人
為政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蓋言公也況冊
立一事關係何如 皇上柰何易視之錫爵柰何嘗
試之臣等不敢危言遠引以凟聖聽即如 世宗肅
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冊立東宮並無三王並封之事
臣固知此舉 皇上亦有所不安於心也且惓惓大
旨以皇后生子為言 皇上獨不記正位東宮時乎

維時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　穆宗莊皇帝曾不設為未然之事以少遏大計法祖自近此言可思也臣等深惟聖諭寶訓一字一句無非維持極慮從來聖子神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賴之不然徒借虛辭掩飾過舉此奸臣借以固寵臣等所飲血椎心寧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於地下䟽入不報當路切齒已而考功司郎中司內計黜諸附麗當路者幾令奴婢窟一空當路銜而逐之允

戍抗疏申救遂鐫級歸里後得楊龜山先生故址於東林與弟憲成蔡廬結社四方儒碩風趨雲就訂期彙講翼正黜衺時稱顧氏叔季為聖門功臣亦何病卒年五十有四所著有小辨集行於世

張納陛宜興人萬曆己丑進士予告歸省壬辰授刑部主事尋調禮部主事癸巳正月執禮部並封三皇子為王納陛與岳元聲顧允成商榷謂冊立重事宜屬公議今諭札出元輔一人手且一旦創出國朝二

百年來未有之禮何以服天下遂合疏爭之復倡議
與同曹諸各曹郎懇疏各司和之 上意動移札元
輔元輔亦悔禍出三愧三誤疏請勿王三子而啓皇
長子出閣講學是從也時以為還內降定國本有回
天力焉未幾吏部趙南星以計事忤執政罷其官朝
論不平納陛復與諸同志抗疏論救 上固怒爭冊
立事凡救考功者六人皆逐納陛遂得鄧州判尋念
太夫人以假歸朝夕承歡共為子職間與二顧講學

東林多所闡發已而疾革索筆書知死知生何所畏懼八字付其嗣子少頃執太夫人手曰孃老矣遂諸同志環坐榻側諸同志曰兄平生學問到此正得力處須定性納陛點頭以手書至定尋云得正而斃徐斂手於胸作肅恭狀遂瞑

王德完四川廣安州人萬曆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戊子授兵科給事中上憫亂疏言詞愷切天下誦之是年十月戚臣鄭國泰疏請皇子先冠婚後冊

立科臣王士昌秋宗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明
旨相背恐釀無窮之禍德完疏舉漢文帝慎夫人事
請篤孚中宮　上震怒廷杖一百為民　光宗登極
起太常寺少卿陞左僉都御史入陞戶部侍郎未幾
卒
孟養浩湖廣咸寧人萬曆癸未進士為戶科給事中
時　光宗儲位未定禮科李獻可疏請儲教宜豫
上不喜着降級調外吏科鍾羽正舒弘緒等請各罰

俸養浩上疏申救廷杖一百為民泰昌元年起養浩為太常寺少卿

朱維京江西萬安人太保工部尚書衡之子登萬曆丁丑進士官大理寺評事尋轉寺副江陵與太保有隙遂左轉維京得夜州同人難之維京曰何往非王事敢擇地而官耶遂之任會魯山寶豐二邑民以伊王雄據屯牧頗多而民貧乃欲反奪軍地則軍閧維京曲為計畫軍民兩平都御史大悅向人言曰誰

謂朱君文士耶尋轉崇德令崇刁衝而瘦又先令死時出為厲維京至崇屏跡去後厲復出入問之厲曰朱君不取民間錢耳蓋維京在崇時出橐中裝為民輸負然不使人知人亦罔有知者而見拾於鬼神以是知廉吏何不可為也陞烏程歸安二邑衰家以方田匿粮二萬餘監旗稱變巡撫檄維京勘之維京清出匿粮二邑帖然巡撫才而剡薦之陞工部屯田司主事以太保憂歸服闋補車駕司會江陵敗籙諸屈

抑者維京得陞光祿寺丞署寺篆時大落赤敗盟跳梁塞上經畧主撫鎮臣主戰廷臣兩可之維京極言戰便無落宋人故事語侵經畧甚與魏學曾以寧夏事被逮維京上疏與廷臣共爭學曾重臣毋得輕議竟得生還癸巳並封旨下維京曰此而不言是國有三元子也世受國恩即伏首穴胞何憾乃援古証今極言其不可併侵輔臣　上手疏怒甚欲重譴之閣三日怒稍解得為民即買舟歸里齋志以殁時人惜之

王如堅江西安福人萬曆丙戌進士爲刑科給事中時三王並封朝議彷彿如堅上疏曰臣讀易主器之文知震之爲長子也與再索三索者不同讀禮嫡冑之文知國之有元子也與衆子不同是以帝王守經據禮恭以建儲明詔天下示有統也若詔旨屢更而屢變聖人屢屬而屢遷渙汗出而復反國本搖而靡定恐非所以計萬世定長久之策也臣謹按十四年正月內奉旨以元子孱弱候二三年舉行夫明長子

之為元子也意有屬也臣再按十八年正月又奉旨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夫不言嫡子之有待也示無易也已而十九年八月奉旨冊立之事着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此則陛下雖怒群臣之激聒而未嘗一日忘冊立之心雖更已定之年分而未嘗遽爾寢冊立之事天下臣民喁喁企踵徯俟於年之未至遷就於時之可待自二十年正月以來　陛下恭默無言信成命之有在也群臣禁口不言要異命之難回也近

於本年正月二十六日禮部接出聖諭三皇子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始而疑既而信終而駭　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書曰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今臣下將禀前命耶禀後命耶曩者三年舉行已遲之二十年矣二十年舉行又改於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首春告吉青陽載啟倏然改為併封是前日之明旨　陛下且不能自堅今日猶豫之旨群臣將何所取信乎且如立嫡

之條祖訓為戒棄嫡者也今日有嫡可棄乎無嫡可
棄乎少遲之語 陛下為待皇后者也意果真有所
待乎抑非真有所待乎古之王者宮房無偏左右無
私意故得微嗣繁昌萃於中閫後世溺於枕席嬖於
私愛天地之交不泰而當夕當御者多誕生之祥然
雖有百男生於多母而天心所屬震器已默、有歸
故立長之義古聖人以人心合天意也以主鬯法大
易也自我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嫡立者有幾

而國本蚤定惟元子是屬或一二歲而立或五六歲

而立未嘗遲回於歲月而遷延以待嫡也且如聖母

誕育聖躬自是元良攸屬天命攸歸　陛下與冲受

冊時正六齡未聞有待嫡之舉亦未聞有並封之議

也今皇長子且十二齡矣天性岐嶷　陛下許之儼

然元良之度矣茂膺鴻典前星暉耀正其時也況天

子之元子舉凡冠服之制鹵簿之節恩寵之數接見

之儀與衆子迥然不同藉以併封而並號得毋並大

偏長之嬪乎陵生於偏偏生於漸慎始惟終 陛下得毋深念之乎昔剪桐有戲史佚戍之況明旨而可戲乎舉棋不定奕者勝之況置君而弗定乎臣願陛下以天下為公以大德大孝為心俯從輿論無易前旨早定大策庶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寔宗社無疆之慶矣疏入謫戍某年終以網死天啓二年贈官如例

孫如法餘姚人長不滿五尺碧眼睛眴頭大如斗萬

曆丙子年十八中順天鄉榜癸未成進士甲申授刑
部主事時 神廟寵愛鄭妃生皇第三子有詔加封
貴妃而閣臣請立東宮久格不下曰元子嬰弱少俟
二三年又請東宮生母王妃與鄭妃並封又不下曰
母以子貴待元子立後加封姜應麟沈璟上疏爭之
又曰册封非為儲貳因敬奉勤勞耳如法抗疏曰如
以嬰弱論 英宗方二歲 武宗尚未週歲今恭妃
誕育元嗣已五年矣立為太子不過宮中一受册文

華殿一受朝而已而可謂太蚤乎如以敬奉勤勞論則王恭妃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而可謂敬奉勤勞者獨鄭貴妃乎且鄭貴妃所生乃第三子王恭妃所生乃第一子欲封貴妃必不可不並封恭妃不封恭妃必不可先封貴妃此禮之固然序之一定者也伏乞先立皇長子為皇太子以慰臣民之仰戴然後徐册並封皇貴妃以昭朝廷之大公而又復召姜應麟沈璟二臣以彰虛懷納諫之度則群疑定德意明宗社無

驅之福端在於此矣疏入　上大怒特七日將下司
隸逮政府以如法弱小不堪受杖申救得免杖降揭
潮陽典史星夜抵任觸冒瘴癘抱病之歸於卧龍山
下鍵户讀書絕不干與外事凡遇權貴驕橫輒擯
斥起排關佛嘗八多悍之亡何誤信仙道服食導引
毒發而卒年五十有七天啓元年贈光祿少卿廕一
子入監讀書
石匱書曰封鄭妃而不封王妃欲以母貴子也封三

王而不立太子欲以少涸長也　覷皇帝之心即不可知然而何以解於衆口諸臣抗論謂非防微之先著乎蓋惟私不勝公事卒轉圜諸臣羽翼之力不可誣也迨後主鬯已定而挺擊妖書幾激成大禍是危太子者也可與諸臣同日語哉